

青年马克思的 生产力概念



*Young Marx's Concep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姜海波◎著



人民出版社

*Young Marx's Concep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青年马克思的 生产力概念



姜海波◎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郇中建 刘璐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 / 姜海波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ISBN 978-7-01-013713-1

I. ①青… II. ①姜…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研究
IV. ①A811.66 ②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0303 号



青年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

QINGNIAN MAKESI DE SHENGCHANLI GAINIAN

姜海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50千字

ISBN 978-7-01-013713-1 定价：3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一个熟知的问题	001
第一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概念	030
第一节 生产力概念的源起及界定	031
第二节 生产力概念的经济学定位	048
本章小结	061
第二章 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原生语境	063
第一节 恩格斯和赫斯的启示	064
第二节 《巴黎手稿》中的生产力概念	080
第三节 超越经济学视域的生产力概念	092
本章小结	103
第三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概念	106
第一节 “圣麦克斯”章的生产力概念	107

第二节 “费尔巴哈”章中的生产力概念·····	116
第三节 生产力概念的多重理解·····	131
本章小结·····	138
第四章 生产力概念与唯物史观的构成·····	140
第一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	140
第二节 生产力与唯物史观的概念体系·····	148
第三节 生产力的理论定位·····	161
本章小结·····	176
第五章 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公开阐发·····	177
第一节 第一次对外阐发——《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	177
第二节 第一次公开的论战性阐发——《哲学的贫困》·····	185
第三节 第一次直接面对工人的阐发——《雇佣劳动与资本》 和《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195
第四节 第一次纲领性阐发——《共产党宣言》·····	202
本章小结·····	211
第六章 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语境中的生产力概念·····	213
第一节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笔记和手稿·····	214
第二节 马克思生前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	231
本章小结·····	242
结 语 一个开放的问题·····	244

参考文献·····	252
重要人名与术语索引·····	268
后 记·····	275

导 论 一个熟知的问题

生产力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也是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出现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语汇，还是我国社会政治主流话语系统的关键词。当我们使用“生产力”这个概念时，似乎历来都预设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早有一种确定的涵义，至少有一种不会引起歧义的公认的涵义。然而，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人们没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书信、笔记和手稿中找到生产力的确切定义，也无法确定马克思一生著述中的生产力概念具有一致的涵义。因此，“生产力是什么”就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

哲学思考往往是在看起来无可争议的理论基础上开始的，进而延伸至整个理论谱系。正如柏拉图和海德格尔追问“存在”那样，我之所以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在其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维度的展开中，呈现出了种种复杂的情形，因此也需要追问和反思。

本书讨论的主题正是这样。目前，人们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解读和运用不可能回避“生产力”这个概念。生产力在唯物史观中，在政治经济学中，甚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都占有极端重要的理论地位，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瓶颈”，然而对它的研究却是较为薄弱和贫乏的环节。当我们面对多年以来对生产力概念的非反思运用之后，问题就会变得极为复杂。那么，既然马克思并未明确界定生产力概念，人们心目中的、不言自明的生产力概

念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和马克思的文本，它与马克思论述的主旨是何种关联呢？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都不可能绕开生产力概念去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而生产力又是得出历史必然性的结论的基础概念。那么，不言自明的生产力概念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化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些流派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确定马克思是其思想来源与灵魂呢？可以说，当代学者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理解，在一定意义上与对生产力概念的不同理解有关。如果不使这一概念澄明，则会影响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

即便我们将研究和思考的重心转回到马克思本人，本书所关注的问题仍然错综复杂。生产力概念最初作为基本的经济学概念是怎样成为马克思建构新历史观的基础性概念呢？马克思本人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思索过程呢？马克思生前是如何表述自己的生产力概念的呢？马克思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本书将尝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

一、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谱系

我们所熟知的“生产力”概念来自斯大林。1938年，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写道：“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①在斯大林看来，生产力就是生产工具与劳动者的结合，也就是劳动者运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这一论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统治着社会主义阵营，并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1. 苏联教科书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普列汉诺夫通过捍卫“生产力一元论”反击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了巴尔特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攻击，进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经由生产力概念导引出的决定论模式中“清除”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斯大林在说明唯物史观时，用几个公式化的结论从总体上去剪裁历史和全部特殊的历史事件，生产力就是最基本的公式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符码。斯大林的观点被写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权威来源。

此后，多数学者受斯大林的定义影响，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来理解和使用生产力概念。在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罗森塔尔等人在编写《简明哲学词典》时，就援引了斯大林界定的生产力概念^①。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中说，生产力范畴是“技术范畴”^②，他还肯定考茨基的技术决定论是正确的。另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尼·拉宾说，生产力是“劳动工具和劳动技能”^③。

斯大林的影响不仅限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还波及西方哲学领域。希尔贝克和伊耶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生产力就是具有技术知识和工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发展的那个源泉本身”^④。塞缪尔·斯塔姆和詹姆斯·费舍尔合编的《西方哲学史》中将生产力等同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原材料、生产工具、劳动技能等^⑤。奥康纳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包括工业技术、机械和工具以及工人的技能在内的技术关系定义为生产力”^⑥。齐泽克用“蛇的隐喻”来论生产力和生产

① [苏]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 1973 年版，第 123—124 页。

② [苏] 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4 页。

③ [苏] 拉宾：《〈1844 年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学和哲学论证》，《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译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 页。

④ [挪威] G. 希尔贝克、N. 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9 页。

⑤ S.E.Stumpf, J.Fieser, *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seventh edition)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3, p.372.

⑥ [美]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9 页。

关系的范式，生产力“通常被简化为技术的进步”^①。

以上的这些理解，都是把生产力同工具、机器、科学等概念直接相联，并由此得出生产力是累进的结论。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表现为手工工具被机器所取代，这显然是仅仅在技术层面做出的关于发展水平或发展程度的解释，也就是说，包括一切要素的社会整体都是以技术为基础，都是由技术派生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意识和制造工具，确切地说是技术的进步。只有使技术装备可操作，人类社会才能获得发展，人类才会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只是技术装备进步偶然的、暂时的障碍，这些障碍早晚会因革命而被消除。

当然也存在反对的声音。亨利希·库诺就曾认为，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技术力量”是“根本错误的”^②。一方面，“在技术决定论看来，生产力这一决定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因素，是以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标志的。”那么，为了实现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完善社会，就必须开发新的工具和技术，于是“这一任务不是通过由美好社会的理想所引导的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实现的，而只能通过少数科学家和发明家来实现”。我们的社会“不过是技术发明的副产品而已”^③；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只把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术语做技术层面的解释，就会遇到所谓“人学空场”的问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来解释历史将使科学的标准引进历史成为可能：客观性、可重复性、普遍性”^④，当然就无法展现人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对生存意义及价值的诉求。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33 页。

② [德] 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社会学的基本要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500 页。

③ [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62 页。

④ [法] 路易·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I）》，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6 页。

可见，用技术来解释生产力概念，并试图建立起以技术为主导的生产力概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之间稳固的内在逻辑关联，这恐怕是很难成功的。生产力不能简化为工具和技术导出的“能力”，这样的唯物史观也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这种生产力引申出的历史规律吞噬了人的主体性，这同时也是苏联教科书体系遭到广泛质疑的要害所在。高兹还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一步推论出，受到自动化和技术发展损害的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斗争，根本改变旧社会并创建新社会，因而无法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出发论证革命主体和革命战略。所以阿尔都塞的合作者巴里巴尔说，“没有一个概念像生产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生产力水平（或发展程度）这一概念那样具有表面的简单性，而在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难题”^①。

2.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认为，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者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遮蔽了马克思的“本真”精神。他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找灵感和理论资源。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极少关注“生产力”，他们的关注点在于“人”本身，其理论倾向就如梅格纳德·德赛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避开了经济学”^②。例如，卢卡奇凝练出“物化”概念来描述那种妨碍人们对世界进行“总体性”认识的现象：人以“物”的形式进入生产过程，人变成了生产过程的客体^③，这就为后来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马尔库塞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以“伦理学与生产力”为题揭示了个体主体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② [英] 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覆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③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性与道德相比生产力发展的从属地位^①。

对“人”的关注和对“生产力”的关注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倾向，阿尔都塞将二者看做不同的“总问题”，前者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并使马克思主义蜕变为纯粹的哲学批判；后者则穿越政治经济学，从而使历史观具有了科学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说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马克思”。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沿着“否定生产力”的这个思想传统或者说理论旨趣，产生了两个重要代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对生产力作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定，“生产力是由下列因素构成的：第一，在生产中进行活动者，即生产者的劳动力；第二，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即变成了提高生产率的劳动手段——生产技术的知识；第三，组织知识，即有效地运用劳动力，造就劳动力和有效地协调劳动者的分工合作的组织知识（劳动力的动员、造就和组织）”^②。哈贝马斯认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③。这样，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而非生产关系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技术上必要的组织形式”。生产力已经不再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也不再是解放的潜力了。哈贝马斯把包括语言、手势、造型等“交往”凌驾于生产之上，并断言交往对生产处于优先地位。于是，历史成了语言、道德或道德规范的发展史，规范结构的发展成了社会进步的起搏器——因为只有它使实现有效的生产力或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成为可能^④。显而易见，哈贝马斯在用交往合理性置换劳动合理性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2页。

② [德]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③ [德]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62页。

④ [德]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的思路中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

鲍德里亚的典型手法是对马克思的基础性概念进行解构式的解读，因为在他眼中，“所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①，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对生产力本身却从未质疑，而生产正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显然是基于生存和匮乏的矛盾，才把历史分析集中于经济生产领域。他指责马克思“将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并把“全部革命的希望都奠基在生产力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上”^②。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认为，“生产就意味着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生产的真理是生产率，这是一种数量增长的功能”^③。鲍德里亚是在财富创造的意义上使用生产力，把生产力理解为社会财富的参照，而且“国民生产总值是生产力的想像之镜”^④，由此他把生产力理解为马克思的学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共享的深层概念。因此，“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但他仍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⑤。可见，鲍德里亚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看作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否定生产范式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他一方面批评马克思把生产当成人类存在的终极模式，而在消费主导的社会中，“劳动越来越不是一种生产力，它越来越是一种产品”^⑥；另一方面又指责马克思以生产力为基础理解一切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都被生产力所决定，而离开经济领域，历史的概念是不能被理解的。总之，在鲍德里亚看来，由于马克思使用生产力这个经济学关键术语而不加改变，所以唯物史观只能在经济领域展开，变成了对生产的体系和功能的分析。而到了当代，当生产力跌入消费的领域，整个生产的辩证法就崩溃了。

① [法]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 页。

② [法]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3 页。

③ [法]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9 页。

④ [法]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3 页。

⑤ [法]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 页。

⑥ [法]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3. 分析马克思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前，“分析哲学实际上没有谈论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认为在哲学上不值一驳”。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建、捍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它“是一种取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取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一样”^①。

科恩的成名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开拓性著作。科恩首先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和澄清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和概念^②；然后阐发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命题，即“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和“生产力的发展命题”；最后论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命题的“功能性解释”和这种解释方式的合理性。三个部分的分析都是以生产力概念为核心展开的，生产力在整部著作中是最为重要的概念。

科恩先对生产力做了词源考察，他说，“马克思的术语 *Produktivkräfte* 通常译为‘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这一英译法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我们将照例使用它，但应该指出，它是很不确切的。‘生产能力’(productive power)是更确切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开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将生产力写作 *productive forces*，于是科恩又说，“不确切的翻译有一个权威的来源”^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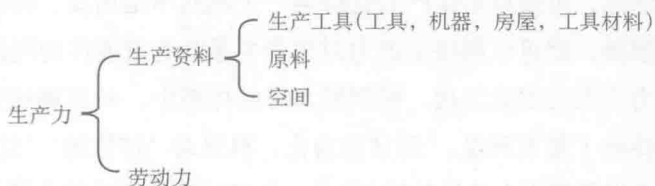
随后，科恩对生产力做了精致细微的分析。例如：设备在被生产者符合

① [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② 科恩认为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概念是非常不清楚的，1850年以后的著作才变得明确，并且可以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分析。

③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7. 另外，Therborn 在《科学、阶级和社会》一书中也指出，德语 *Produktivkräfte* 是马克思翻译斯密和李嘉图的 *productive power*。艾伦·伍德也认为，“马克思的德文术语 *Produktivkräfte* 是源自斯密和李嘉图的‘productive power’的翻译，但是在英语中却常常被表述为 *productive forces*”。(Allen W. Wood, *Karl Marx: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plc, 1999, p.66)

生产目的地使用时才是生产力，也可以说，凡是被生产者所使用，并使生产得以进行的设施就具备生产力的资格；法律、道德和政府不是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被限定为生产物品的，或者说，只有对生产性活动做出物质贡献的才是生产力；科学虽是精神活动，但它是生产力，军队虽是实体性的，但它不是生产力；生产力一定包括劳动力，因为它的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力的发展；“是人的劳动而不是人本身，才是生产力。生产是人使用生产力的有目的的活动，人不使用他们自身，但使用他们的力量和技术”等。在这些细致分析和界定的基础上，科恩列出了关于生产力的“修订一览表”^①（见下图）：



科恩主要分析的，是有些什么因素、在什么条件下，是生产力或者不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是什么”——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是人，而不是“人是什么”。所以科恩没能在哲学的意义上给出生产力的确切定义。威廉姆·肖认为，“生产力就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既是基本的，又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在广义上包括能使社会进行生产的所有活动和要素，而是在狭义上包括能使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简单要素”^②。科恩和肖都是明确把人从生产力中排除出去，也不同意把合作方式看作生产力，这与苏联教科书体系“人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尽管他们都不承认合作方式是生产力。莱尔因总结说，“科恩把社会特性排除在生产力之外的狭隘观点，必然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生产力只能被解释为纯粹的物质和技术方面的东西”^③。

①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4, 55.

② [英]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 页。

③ [英]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7 页。

在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梳理了生产力概念以后，科恩提出“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和“生产力的发展命题”。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是说，生产力在对于生产关系或对由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结构的解释上具有第一位的作用，阶级斗争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归为第二位的或者说从属的。生产力的发展命题是说，生产力的发展贯穿整个历史，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为历史变迁和“社会形态伴随着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和阻碍而出现的兴起和衰落”提供了原动力。生产力具有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会使原来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为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情况不会长久维持下去，于是对生产关系，生产力会有新的选择，因而总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科恩认为这样的功能性的解释，就可以解决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首要性的问题了。他在排除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以后，回到斯大林的体系中，并且更加突出技术的作用。所以乔治·莱尔因说，“到目前为止，科恩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最引人注目的捍卫”^①。科恩对唯物史观的分析与辩护在受到赞扬、获得荣誉的同时也遭到了激烈的抨击和批驳，这些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科恩，还不如说是针对唯物史观或马克思本人。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解释的首要性问题^②。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埃爾斯特將生产力理解为“任何一种

① [英] 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 页。

② 一个典型的批评来自德布拉·萨茨，她认为，“科恩关于有可能完全以物质和技术原因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核心主张是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应该包括两个主题：一是“社会形态发生变迁以适应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主体逐步意识到他们在某些价值（如自由）方面的利益，并运用这一意识从事社会实践并构建制度”。总之，“可将历史的具体结构解释为对新技术以及对人类利益新认识的适应”。（[加]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9 页。）佩里·安德森举出中国的例子说明，即使生产力有了变化，也并不像生产力首要性理论所说的那样，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相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可以导致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国发展的事实就对生产力首要性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怀疑。

在强化工人的生产率或计入生产力的总量上具有因果效应的东西”，宗教等上层建筑“在它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意义上也应包括在生产力之内”^①。约翰·E. 罗默认为，科恩没能解释生产力的要求是如何产生出那些不可思议的历史活动者，他们能够不仅意识到如何推动创新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又懂得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社会自由，同时重组他们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个体是如何开始认清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所需的社会变迁的呢？“生产力趋于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无疑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因为人们进行的力求改善其境遇的活动”^②。里格比别出心裁地论证了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与生产力决定论并存着生产关系决定论^③。澳大利亚学者伊安·亨特主张使用宽泛的生产力定义，他认为生产力“包含一切增进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因为“诸如宗教信仰与道德信念，确实都对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有所贡献，尽管马克思似乎把这些从生产力中排除掉了”^④。

总的看来，以科恩为中心的论辩仍在持续，科恩对唯物史观的捍卫也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蕴含的价值维度无法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析。

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与生产力有关，却不容忽视的范畴是“自然”，多数生态社会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思考和审视自然问题的角度和所持的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矛头直指作为唯物史观核心概念的“生产力”。

由于对自然的控制的程度表现为技术的进步，生态学家们于是顺理成章

① [美] 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5 页。

② [英] 约翰·E. 罗默：《在自由中丧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2—124 页。

③ S. H. Rigby, *Marxism and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92-143.

④ [澳] 伊安·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9 页。